

如果警察殴打律师发生在德国 德国警察说给中国同行的心里话

【明慧网】近日，中国唐吉田等四位律师在为法轮功学员维权的过程中，遭到建三江公安部门绑架并被酷刑折磨，引起国内外关注，《美国之音》、《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都做了报道。

中共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酷刑逼供早已是长期、大范围的存在，如今他们把这些暴力延伸到了为法轮功学员维权的律师身上。这些警察是最可怜的，他们长期被中共洗脑，在中共的黑伞下无知地犯罪。他们这些不符合国内外法律的行径终究会被制裁。

德国高级警督卡斯滕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对于中国警察暴力殴打律师、迫害法轮功学员，卡斯滕建议中国同行阅读《九评共产党》，这样可以摆脱中共洗脑，不再做害人害己的事。

卡斯滕说，德国的警察在执法的



德国高级警督卡斯滕



四位维权律师：江天勇、张俊杰、王成、唐吉田

时候，是受到良知制约的：“在德国，如果有一个警察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力之下打了人，这个警察是要因为伤害他人身体而受到处罚的。这是跟中国不一样。我们在对别人干什么事情时，首先有良心上的约束。”

卡斯滕说，如果和平的民众，在

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情况下被关押，那么这种关押行为在德国这里就是非常明显的违法。在德国，警察必须预料到，当他们不在法律框架内办事的话，他们将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被叫上法庭，可能也会因此而被审判，被关进监狱。◇

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北美健康展 参观者：“法轮功是世界未来的希望”

【明慧网】北美第 37 届年度天然保健健康展，于 2014 年 4 月 4 日至 6 日三天，在加拿大多伦多会议中心举行，二百多个展位，两万多各健康行业的专家和消费者出席。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在活动中特别受欢迎。

“美好的东西总是受欢迎”

很多民众知道并进一步了解法轮功，是从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开始的。多伦多西人居民克劳迪奥来到展位问：“这个是不是在中国被共产党迫害的那个法轮功？”当得到肯定的回答时，他说：“我要买书。我要的就是这个。”原来，一年前，克劳迪奥得知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情况，就开始去了解这个功法了，他说：“我知道了所有的真相，知道了中共的邪



恶。但美好的东西总是受欢迎。相信今天是我一个好的开始。我们后会有期。”

一对欧洲裔的中年西人夫妻俩，一天里到展位三趟。第一次来买书，第二次来学功，第三次来交流。他们感慨地说：“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

中国本来是个文化丰富的国家，只可惜这些年都被共产党摧毁了。现在有一群人在恢复这个文化，很可喜。谢谢你们，我们今天收获很大。”

“特意回来给你们加油”

来自台湾的江先生，移民多伦多已经 20 年了，他到现场买了书和音像资料。他说：“我这几年在世界各地到处都能看到法轮功的活动。我观察到这是一个很让人佩服的团体。一次在纽约的活动中，我听了一位学员给我讲的真相，讲了法轮功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的原则；讲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面临迫害都坚持不懈的历程……，我当时就感觉到：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我今天特意来给你们加油：继续努力！坚持到底！”

然后他举着他刚买的法轮大法书籍和教功光盘说：“法轮功是世界未来的希望！”◇

感谢师父再造之恩——

在劳教所里得法轮佛法



【明慧网】我从小就很灵，什么东西一学就会，一看就会。世事变迁，我养成了一些恶习，1993 年因销赃被劳教 3 年，在中国最阴暗的地方——劳教所里经历了最阴暗的日子，那里也是整个社会的缩影。1999 年，我因盗窃又被劳教 3 年，被关进广东三水劳教所九大队。

在劳教所那种环境里是很苦的，而我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用在这里了，想出来后再好好大干一场。

1999 年 10 月份的一天，集合时，狱警说先学习中央新下达的文件，就是迫害法轮功的红头文件。当时我听完后就觉得不可信，因为我和公检法的人打过交道，知道他们是穿着制服的流氓，他们说的好和不好我怎么会轻易相信？所以当时心里就有了想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想法。

没过一个月，三水劳教所就开始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了，进来的全是有工作、有身份的人：全国人大代表、公安局长、教授、各种老师、地震局的、工人等，总之是什么样的人都有。狱警安排我监督一个地震局的法轮功学员，我和他见面的第一印象，就觉得他的面相非常慈悲，象个佛的面相，怎么都没有坏的感觉。我一有机会就和他聊天，问他问题，他也是有问必答。当我最后知道法轮功就是佛法修炼的时候，我就问他有没有书？他说有书，而且他能把《转法轮》这本书背下来。我当时高兴地不得了，我说：你就把书里的原话背给我听吧。

就这样，我每天都听他背《转

法轮》，大概有一个多把月，他把《转法轮》九讲的全部内容都背完了，我真是如饥似渴地听着，大脑接收起来那个如意，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得清，整个听《转法轮》的经过，我都是随着大法的内容在感受着：得法的感觉、下法轮的感觉、天目的感觉、身体能量流的感觉、慈悲的感觉、得道的感觉、去各种执着心的感觉……，说实在的，我从小到大悟性就好，只是没用对地方。

就这样，我开始了修炼。

半年以后，记得那是第二年的夏天，中队长问我：你是不是在和某某炼法轮功？我当时就知道这是考验来了，直接告诉中队长说：我听他讲法轮功了，我觉得很好！

这下把中队长气到了，马上叫守大院的劳教人员把手铐拿来，把我单手铐在篮球架上吊着，因为架子有点高，我的脚尖几乎是离地的，吊了大概有两个小时，我的手指已经开始肿起来了。在吊的过程中我没有吱一声。

到了下午，中队教导员过来对我说：只要你一会儿当众告诉大家法轮功是×教，是坏的，我们就放了你，不然的话，有你好受的！我说：“我觉得法轮功是很好的，修炼‘真善忍’把我一个坏人教好了，我不会说他坏。”教导员一听就火了，马上叫来几个狱警，把中队的 4、5 根电警棍都用上了，在我身上到处电击，我双眼闭着，痛苦地移动着，但没哼一声。这样电击了我十多分钟后，他们停下来，又问我先头说的话，我还是原话回复他们。他们就又开始电我。

我身体的感受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但心里一点也不痛，反而有种圣

洁的感觉，我当时好象都能看到自己的心一样，金灿灿的，被一个象椰子一样的东西保护着，一点也不痛，椰子外面密密麻麻全是象蛇的舌头一样的东西在钻着，但怎么它们也钻不进去。

恶警们气疯了，他们把二中队的电棍全借来了，又叫人跑去禁闭室借来一根 36 万伏、近两尺长的电警棍——这是当时全国最大伏的警棍了，电苗子有一尺长，电击人一分钟可以导致休克，再加上二中队的几根电棍，加起来可能有 80 万伏左右了。他们又叫人去食堂拿了一些食盐，是那种石头大的盐巴，放在装满水的桶里，把盐水淋在我身上使导电效果显著，满桶水从头淋到脚，我全身湿淋淋的。然后他们集合了中队里绝大部分狱警，用能拿到的所有电棍开始电我。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整个院子里只听到啪啪啪的电棍声音不绝于耳。

我始终没哼一声，当时的结果真是大出他们的意料。最后，教导员和副中队长叫人把手铐给我解了，对我说：你不想说法轮功坏就算了。

我很激动，心里在说：师父，我没有丢大法弟子的脸，我经受住了考验。我低头仔细地看了我的全身上下，竟然一点伤也没有。警察私下里也露出惊叹和佩服。

在那之后一直到出劳教所，狱警安排人来监督我，但我始终坚持修炼，快出狱时，一个劳教人员偷偷告诉我，他母亲有法轮功的书。这样，我终于有机会请到大法书了。每当回首得法轮佛法的经历，我都激动不已，感谢师父的呵护，将我从新再造，使我走上返本归真的路。◇

疑遭药物迫害 展兴茂狱中求救

(明慧网通讯员江苏报道)扬州市法轮功学员展兴茂,在洪泽湖监狱遭受迫害二年多,疑遭药物迫害,展兴茂狱中求救。

现年 50 岁的展兴茂在 1999 年、2000 年因多次进京上访讲法轮功真相,先后被非法刑事拘留、非法劳教,回来后又被“六一零”(中共江泽民一伙于 1999 年 6 月 10 日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类似纳粹盖世太保)非法关押在扬州市五台山医院(精神病医院)、江都市脑科医院(精神病医院)长达三年多,期间多次被强迫吃精神病药物和被电击。

2004 年 6 月展兴茂从精神病院走脱,遭“六一零”恶人追捕;在四川再次遭劳教迫害后,流离失所;2011 年 10 月底回到扬州,遭绑架、判刑 4 年。

下面是展兴茂自述其遭受的迫害,呼吁海内外善良人士关注。

在洪泽湖监狱疑遭药物迫害

我叫展兴茂,现年 50 岁,中专文化,扬州市江都区真武镇蒙套村展庄人,被非法判刑,现在洪泽湖监狱遭受迫害。

自从我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因脸部略有浮肿去洪监医院看病,后当晚 8 点被“紧急”送往泗洪县人民医院 ICU 抢救,两次发“病危通知”,差点死掉。此后,我的思想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首先我当天是正常去看病的,医生让我住院后,也是我自己回来十一监区三楼拿东西,再自己走回医院监区二楼住院,无任何生命必须急救的状况。然而在吊了洪监医院医生潘勇所开的药水的一半后,心脏突然出现不由自主的频率间隔在 30 秒至 60 秒之间的不断的抽搐,痛苦的生不如死,脸色由来时的红润变得死灰、无血压、浑身像“抽掉筋”一样瘫软无力。后来 ICU 的医生告诉我是“氯化钾(kcl)”中毒,同时也查出“戊肝”。

敢问:药是洪监医生潘勇所开、所有饭食、水、大帐食物等全是监狱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绘画)

专供,氯化钾(kcl)中毒和戊肝病毒从何而来?与洪泽湖监狱有无直接责任和直接关系?我于 2013 年元月 10 日在泗洪县人民医院写信向监狱狱政科周科长提出此两疑问后,周科长除了在“保外就医”问题上直接与我家人联系外并未正面、全面地回答我的两个问题,而且史恒明(副主任医师)还在监狱《洪新报》发表了“阵发性胸闷、心悸半年、加重半天”的偏离事实的病因病情。由此我开始对监狱产生了怀疑,注射的药物和服用的药物有问题。出于信仰,我不会自杀。

我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来洪监十一监区后,监区领导为了叫我写“四书”等等,于当年 5 月把我架到五楼没有监控探头的室内进行“转化”,整天整夜的不让睡觉,使我思想混乱,并采取打骂等手段逼迫。其间十一监区狱警张元盛把我的手直击打肿,原十一监区现调十监区狱警王晖出手打我的头和耳光等,在他们的带领怂恿下,罪犯杨正尧、白勇健、董玲玲等对我大打出手。当时我因此事向陈伟伟(原十一监区现调教改科副科长)反映董玲玲重拳打我的实情,陈竟置之不理!

关精神病院三年,两次劳教共三年

我于 1999 年 7 月 1 日起为法轮功遭受不公平待遇而上访。99 年 7·20 之后,于 99 年 12 月 17 日在北京八达岭长城,和来自江苏、安徽、四川、辽宁、广东等地的六十余名法轮

功学员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横幅,并通过集体炼功方式证实法轮大法好,后被非法抓捕。

2000 年 3 月 27 日,我骑自行车途经江都、高邮、淮阴、山东(在山东境内偶遇一位骑自行车去北京为大法鸣冤的烟台法轮功学员),于 2000 年 4 月 4 日抵京,后被绑架,因此被非法劳教一年。在江苏方强劳教所遭迫害期间,曾被四根电棍同时电击,一天超过 12、3 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大田农活,人被折磨的又黑又瘦。

因自己坚持修炼“真善忍”法轮大法,一年后被江都恶警、江都 610 副主任王敏、真武派出所指导员邵有照等三、四人直接强制押送到扬州市五台山精神病院。在那里,他们强制给我吃药、打针、足部“电疗”,十分痛苦。后我被转至江都(淮阳路)精神病院,那里的恶医孙元庆、孙广厚、卞有明、恶护士长王梅等强制给我打针、吃药、头部太阳穴“电针”,苦不堪言。三年后,2004 年 6 月 25 日,我成功翻过了三米高的围墙,逃出了江都精神病院,历尽艰辛。

2005 年 4 月在四川宜宾市屏山县被非法逮捕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在绵阳四川新华劳教所劳教期间,经历了不让睡觉,不打报告不让上厕所等等恐怖经历。

2007 年大年前,我回到了家,在江都呆了约九个月,期间扬州 610 江都 610 恶警王敏等经常来家骚扰。不堪其扰,我于 2007 年 10 月 1 日离家出走,再去云南、贵州等地流离失所。

2011 年 10 月 24 日,由云南回到扬州,并在扬州汽车东站附近发放资料的过程中被诬告,再次被绑架,被江都法院张炎等恶法官判刑,上诉至扬州中院维持原判,至此,我被非法判四年。

自 1999 年 7·20 之后至今,在家的时间只有大约一年,现在我被迫害得妻离子散。请求国际社会与善良的人们给予关注。◇

豆腐渣工程的天敌

【明慧网】我是 1995 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单位我是分管基建工作的。在修炼前，对钱财看得很重，搞建筑工程中，工程队给的小额好处费有时也收。修炼法轮大法后，由于心性的提高，认识到，我既然修炼法轮大法，就得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于是，我就把这些年方方面面不应该得的钱，大约 40 多万元，都退了回去。有找不到原主，无法退还的，就把钱送给了敬老院、学校等单位。

事后，有人当面跟我说，这些钱都是人家工程队主动给的好处费，别人想要都来不及呢，你还往回退。我



说：“修炼法轮功就得做个好人，不是自己亲自劳动付出换来的钱就是不能要。”

现在，还有人时常问，以前你把工程队给的钱都退回去了，后不

后悔？我说：“不后悔，我炼法轮功这么多年，以前身体上所有的疾病：神经官能症、胃病、关节炎、肾病等等，全都好啦，十五、六年没吃一片药，钱再多也买不来我这个好身体。”

我修炼法轮功这些年来，由于坚持做到了不吃、不拿工程队的，表里如一，有事都拿到桌面上，严格工程管理，所建各栋楼房，不但工程质量好，造价也低。其他单位职工常常抱怨说，某某单位他们的住宅楼价格那么低，咱们怎么这么高？这时就会有人说，你们不看看，人家那单位管基建的，是炼法轮功的！◇



当科学实验和政治混在一起

一天课堂上，我问学生：“如果在实验室做这样一个实验：衣服和盛过汽油的雪碧瓶哪个更快燃烧？”学生回答：“雪碧瓶。”“皮肤和头发哪个先被烧毁？”回答：“头发。”“好，那么大家看过天安门自焚吗？”有的同学说：“在小学时看过。”“那我们应该看到自焚者王进东衣服烧烂了，可是他腿中间放的那个盛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这是怎么回事？王进东的脸皮烧的灰黑可他却有发际清晰的一寸长的黑头发，这可能吗？是我们错了，还是央视录像有问题？”

学生们不敢吱声。

我说：“一个民族的兴亡在于教育，那么当今中国的教育又存在什么问题呢？灌输、填鸭、死记硬背、标准答案。所以在这样的教育程序中培养出来的人，都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尤其在社会、道德层面，更没有自己的识别能力和独到见解，这就为自己将来上当受骗，或对错误指向的盲从埋下了隐患。”

我继续问学生们：“你现在用你自己的头脑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把科学实验与政治问题混在一起时，就没有了辨别能力？对这个自焚录像，中国人没有质疑地就相信了这个造假的伪案。即使有能看出破绽的，也不

敢吱声。而外国人看了，很快就找出了诸多疑问：如大火过后完好无损的雪碧瓶、严重烧伤后应在无菌的环境下，而不是接受记者的采访、灭火器、灭火毯、近距离录像等等问题都证明这个自焚案是假的，外国人反倒因此来了解法轮功，发现法轮功真好。而中国人却上当受骗了，相信了中共的造谣栽赃宣传，因此仇恨法轮功，不敢接近法轮功，甚至不敢听法轮功真相。再反过来想一想，一个政府拿一些人的生命去制造谎言欺骗百姓，你对此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学生回答：“恐怖，太恐怖了，以后让我们相信谁呀？”◇



在央视播放的“自焚”录像中，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

【明慧网】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2012 年 7 月初到访新加坡，出席了英语著作《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的介绍会。会后，有记者提出：有些人对于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境遇表示冷漠，认为那与自己无关。麦塔斯先生在口头回答问题之后又特别撰写了一篇文章作为全面回答。其中，麦塔斯先生写道：

有人问：“为什么我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

埃利·维塞尔，犹太裔作家、纳粹集中营的生还者，他一再提醒世人，面对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迫害事实时，不要沉默以对。他在 1986 年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说：“我们必须选择立场。中立只会帮助压迫者，沉默只会鼓励施暴者……一旦某地的人们因种族、信仰或政见受到迫害时，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刻）必须成为宇宙的中心。”◇